

# 大学教育不要太专，看世界要看得长远

##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的教育理念

江苏省教科院基教所 彭钢

香港中文大学是我仰慕已久的大学之一。

香港中文大学建校时间只有40多年，2006年已被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评为世界最佳大学的第50位。它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保存和现代化，以“融会中西，贯通古今”为办学理念，让我们感受着大学之广大，大学之博学，大学之厚重；它以“中英文并重”、“二元教学”、“博文讲座”、“教育国际化”为特色，形成了具有独特吸引力的教育模式；它以重金在全球招聘校长和教师，力争在双语及跨文化传统、学术成果及社会贡献等方面保持在卓越水平，努力成为香港、全国及国际公认的第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

1998年，读刘小枫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当时，这部著作的很多观点与思想，深刻的分析与饱满的激情，给我以深刻的震撼和强烈的刺激，于是我记住了刘小枫，记住了他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完成了《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初稿和三稿，是香港政府为他的研究提供了资助的基金。

2000年前后，我对香港中文大学有了深刻的记忆，知道撰写了《从传统到现代》、《剑桥与海德堡》、《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的台湾著名学者金耀基接受招聘，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副校长、校长，他是台湾大学法学士，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硕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他的著作《大学之理念》对大学的理念、性格和发展有极其精微的论述，对大学的世界精神、通识教育，大学在世纪之交理念与角色的转换、大学的现代性、华人大学教育存在着的共同问题等均有深刻洞察和阐述。金耀基先生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题词“融会中国和西方，结合传统与现代”笔力清澈遒劲，令人难忘。

2006年6-7月，在有关媒体上读了大量报道，香港中文大学在内地招生250名，提供50万港币的助学金，“掐了北大、清华的尖子”云云。紧接着的上海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香港中文大学现任校长刘遵义教授，发表“高等教育创新的新机遇”的演讲，以他所擅长的计量经济学的强大逻辑，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层层推论式的描述和预测：

——大学教育在发达国家将越来越变得普及化，这意味着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有愿望就能上大学；

——以前对很多人来说是最高学位的学士学位，将只是一个人的最初学位，人们需要继续往上读更高的学位。如硕士学位也将变得越来越普通、大众化；

——由于知识更新的迅速发展、劳动市场对技能需求的迅速提高和技术过时的速度加快，与专门知识和技能相比，普通的、灵活性强的技能、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通识教育可能会再次成为本科教育的主要课程，因为它能够提供一个可以在其基础上进一步获得所需技能的宽厚的基础。

——包括科技知识和经营模式、方法在内的技术变革的迅速发展，正在使大学所教和所学的东西迅速地贬值和过时，为了保住工作，人们必须继续学习，不断进行知识更新。因此，对于本科生来说，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必须学会如何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有效地学习。对于大学来说，则必须强调，重要的是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使学生掌握如何获取和更新知识的技能，而不是知识传授本身。

一流的大学需要一流的校长，一流的校长对教育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理解。

刘遵义出身于贵州遵义，是香港著名的“少年才子”，16岁时参加香港会考拿到9个A，赴美留学。19岁时取得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和经济学的双学士学位，24岁时拿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31岁就已经是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与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因早在1995年就成功预言东亚金融危机而名声卓著，是一位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

刘遵义对教育就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理解和诠释。

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刘遵义，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十分推崇。谈到读《唐诗三百首》，他说：“《唐诗三百首》在中国古代被称作蒙学，是教给还没有进私塾的孩子们背诵的。没读过书的小孩子自然是不解其中的意味的，不过等熟背了以后，在以后的一生中这些诗都不会被忘掉，而且会在适当场合恰如其分地跳出来，于是诗的意境就出来了。”外祖父于右任先生送给年少的刘遵义一幅字：“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如同受过“蒙学教育”一样，在刘遵义后来三十年的治学和济世生涯中，已经不自觉地将这幅字中的话融入了自己的行动。

刘遵义认为，香港中文大学不仅要成为香港的大学，更要成为中国的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提倡以中英双语、双文化为教学基础，强调中英文文并重的原则，致力培育糅合中西学术文化和知识的学生。这种汇合中西文化、融会双语的精神，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象征和标志，被海内外广泛认同。

作为大学校长的刘遵义，非常喜欢与学生接触和交流。他经常在学生宿舍与学生讨论、沟通和交流，以自己的大学学习经历启示学生：刚上大学时，主修是工程，但是工程念了一两个学期就没有兴趣了，后来就转修了逻辑性较强的物理学，有一次偶然听了经济学入门的课程，感觉经济学非常美妙、非常具有逻辑性，开始走上了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道路。刘遵义认为，大学和大学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标准课程，而在于小班授课，就是Seminar，讨论课，一个老师带着一、两个学生近距离地做一些讨论和研究。没有人能真正教会你什么是好的治学方法和好的治学精神，你只有通过和老师有直接的、近距离的接触，看到人家怎么做，自己才知道该怎么做，这相当于传统概念中的学徒制。对于大学教育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的形成。

香港中文大学采用“学科为本”及“学生为本”的双元教学法，学院负责“学科为本”教学，书院负责“学生为本”教学。香

港中文大学是全亚洲唯一采用书院制度的高等学府。书院制就是让来自不同学院、不同年级的学生们住在一起，共同学习、竞赛、娱乐和生活，通过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开拓他们的眼界。如果说学院负责学生学科方面的事情，那么书院就是负责提供通识教育、文体娱乐设施、辅导等其他活动。目前，设有新亚、联合、崇基、逸夫四个书院。而这4个书院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如新亚书院比较注重中国文化，逸夫书院则注重高科技素质的培养。

刘遵义以为，书院制最成功的例子是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牛津就有三十九个书院，剑桥有三十一一个书院。所有的学生都隶属一个书院，同一书院的学生一起住、一起吃，很多老师在书院与学生生活和学习在一起，有时是一对一，有时是一对二，有时候一对三。学院与书院的交叉，使学生获得了两个不同的学习环境，在学院里与同一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在一起学习，在书院里与不同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在一起生活和学习，使学生获得了越来越宽的教育，越来越宽视野。

刘遵义认为，大学教育不要太专，看世界要看得长远。世界变化很快，社会需求变化很快，在大学根本不可能学到一劳永逸的知识。大学教育要提倡视野广阔，兼收并蓄，应向兼容性方向发展，分科不能太细，以培养学生的多方面的兴趣和长远目光。最近几十年，对于知识和技术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很多都是没有大学毕业的。如微软的比尔·盖茨只在哈佛上了一年就退学去成立公司，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戴尔公司的迈克尔·戴尔、甲骨文公司的拉里·埃里森也都没有念完大学。真正的学问，不是在课堂里学到的。大学阶段应当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唯有学问广泛，思想才能有创新。因此，大学教育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通识教育和全人教育。与我们通常的认识相反，刘遵义认为，着眼于培养社会精英的大学，尤其应走通识教育的路子。

香港中文大学的博文讲座很有名气。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教授和经济学奖得主莫理斯教授都是博文讲座教授；博文讲座有一个总领事系列，先后有美国总领事、日本总领事、德国驻中国大使的精彩演讲。博文讲座构成了通识教育的重要平台，为学生提供了多姿多彩的知识和研究广阔世界。然而，对博文讲座，刘遵义仍然有自己非常冷静也常务实的观点，他说：请名人讲学，就像请名人吃饭，意义有限。但却能使学生对这个世界的某些东西更感兴趣，去尝试更多新鲜的事物，从而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学生真实意义的发展，还要靠他们自己去读书，去学习，得靠自己吃饭长大。

当我们把大学教育搞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刘遵义校长对大学教育的理解却是如此简单、如此清澈而又如此深刻！他其实是在用自己的生活和人生在体验教育、理解教育和阐释教育。

2006年11月8日，我终于有机会走进了位于新界沙田的香港中文大学：驻立山坡，我似乎踏在中国文化的坚实而温润的土地上；面向大海，我似乎沐浴着西方哲学与科学的智慧海风。